

雷州话生成的历史过程

张应斌

(湛江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从宋至清的雷州《言语志》系列中,可发现雷州三种语言的兴替过程。黎语在宋代与官话、东语三分天下,元明已成濒危语言。官话宋叫“汉音”,元明叫“官话”。雷话宋代无名,但在乡村已成气候;元明叫东语,处在“做客”时期,但已从乡村进入城镇,影响力上升。清中叶黎语消亡,东语逐渐垄断雷州城乡,反客为主,雷话最终生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闽南人大规模进入雷州,社会变动和语言演变规律改变雷州语言的格局,促进雷话的最后生成。

关键词:雷州话;东语;黎语;官话;中州之音;雷州话生成;语言演变史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2)01-0081-06

雷话属闽方言,它是如何入主雷州的呢?这方面《海康方言志》等已有所涉及,但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

一、雷州话与雷州历史

1、雷话是雷州话的简称,即雷州的通用语。雷州之名起于唐代,雷话之名则更晚。雷话祖籍是闽南漳泉地区。更有学者指出:“雷州话的祖宗话是古代闽语的莆田话。”^{[1]251} 闽南方言在大陆的次方言区有四:泉漳、潮汕、雷州、琼文。雷州片指古雷州的徐闻、海康、遂溪。据2004年《湛江市志》,雷话在湛江使用人口280万,占半数以上。雷话还通行于今廉江之河堤、龙湾、横山,茂名之电白、茂港,阳江之阳西县以及其他县市的一些地区,使用人口约170万。加上一海之隔的琼州语,闽南方言在古粤西连接成一片语言版图。

2、雷话与“黎话” 雷话是雷州的外来语,它却有土著语之名——黎话。称它“黎话”名不副实,因雷州历史上本有“黎话”,即黎族语言。黎族史上又称“俚”人。《后汉书·南蛮传》:“九真徼外,蛮里张游。”唐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黎族

得名,一说认为是因“俗呼山岭为黎”^[2]。俚人称谓含有贬义,《南史·萧劭传》:“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古代俚獠并称,晋裴渊《广州记》:“俚獠贵铜鼓。”俚人多暴,俚獠,贬义分明。晋张华《博物志》卷二:“交州夷名曰俚子。”交州夷俚子,即指黎族。把雷话称为黎话,表达了歧视态度和贬斥感情。雷话被称为“黎话”,意指它如同“黎话”般卑贱。“黎话”作为语言“恶谥”加在雷话身上,雷话成为少数民族语言“黎话”的替身,同时也掩盖了雷州历史上本土语言的历史真相。

3、雷州本土语言——真正的“黎话” 真黎话在古雷州曾存在过。明万历《雷州府志》卷五说雷州有语言三种:官语、黎语和东语:

雷之语有三。有官语,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惟徐闻西乡言之,他乡莫晓。大抵音兼角徵,盖角属东,而徵则南也。雷地尽东南音,盖本诸此耳。东语谬,黎语益侏儻,非正韵。其孰齐之^[3]。

收稿日期:2011-11-0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1DL13)。

作者简介:张应斌(1951-),男,湖北利川人,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黎话是雷州原生的本土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雷州七八千年前的人类即越人的祖先,他们的语言是古越语,即后来所谓的“黎话”。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法。”^[4]雷州汉名徐闻,属交州合浦郡,为俚人区之一,黎语在此时是雷州半岛的通用语。明代黎话虽存,但已是残花败柳,濒临灭绝。

二、雷州言语志序列

1、明万历《雷州府志》 万历《雷州府志》卷五的《言语志》是雷州语言史的权威版本,记载了明代雷州言语的三个种类和具体状况,是研究雷州语言的基础文本。沿着明万历《雷州府志》向上追溯,雷州的言语志还有更古老的版本。

2、明嘉靖《雷阳志》 上述内容还见于《雷阳志》。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28 册《广东中》引作《雷阳志略》^[5]³⁸⁶。《雷阳志略》即《雷阳志》的缩略,为节录《雷阳志》时所加。《雷阳志》内容有三:一是雷州潮汐变化,二是雷州的语言,三是雷州赋税。语言部分与万历《雷州府志》内容相同,文字有出入。

《雷阳志》涉及的时间概念有国初、弘正[弘治]、嘉靖、天顺、成化、正德等,其最晚的是明嘉靖 37 年,即 1558 年。因此,《雷阳志》当成于明代嘉靖,可称嘉靖《雷阳志》。古雷州地区的方志已有宋代《雷州图经》和《雷州府志》。雷州方志名称一般叫《雷州府志》,除上以外,元代叫《雷阳志》。嘉靖《雷阳志》当是沿袭元代的《雷阳志》。

3、元代《雷阳志》 《永乐大典》有《雷阳志》残卷,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离明朝建国才 30 余年,该书所引方志最晚也是元代。《永乐大典》第 2263 卷、7237 卷和 20354 等卷多次引用《雷阳志》。《永乐大典》第 3143 卷、7514 等卷多次引《雷州府图经志》^[6]^{2788-2789,2791,2794}。《永乐大典》第 2949 卷引《雷州府志》:“元马合谟,字瑞卿,回回人氏。后至元三年为宪副。”当为元代府志。因此,《雷阳志》当是元代方志。明嘉靖《雷阳志》在沿袭元代称谓同时,也承袭了元代的内容。明万历雷州《言语志》上承明嘉靖,其上源则是元代《雷阳志》。

4、宋雷州《言语志》和《四民志》 雷州《言语志》的年代序列,还可以追溯到宋代。宋祝穆《方輿胜览》引《雷州图经》:“本川实杂黎俗,故有官语、客语、黎语”。宋代雷州已有官语、客语、黎语等三种语言。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寰宇记》云:

(雷州)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乐耕种。三曰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垄为活。四曰蜑户,舟居穴处,亦能汉音,以採海为生。

《寰宇记》即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今《太平寰宇记》卷 169 载有雷州内容,却没有上述记载。它是亡佚的资料,弥足珍贵。这里谈雷州四民,可名为《四民志》,但雷州语言包含其中。雷州《言语志》的历史序列,下可追到民国《海康县续志·方言志》。

从宋《四民志》到元明和民国《方言志》,构成了雷州方言的历史序列。

三、雷话生成的语言过程

从宋到明的《言语志》序列,反映了雷州语言演变和雷话生成的历史过程。

1、宋代雷州语言三足鼎立 在《太平寰宇记》雷州《四民志》中,可看到雷州语言的基本面貌。雷州四民:一是客户,他们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当是“官话”者。二是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乐耕种,当是“东语”者。三是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推耕垄,当是“黎语”者。四是蜑户,舟居穴处,亦能汉音,语言并不独立。可见宋代雷州已成官语、闽语和黎语三足鼎立局面;此时无“官话”一词,称为“汉音”,它通行于城镇集市,官话规模已粗具。讲闽语的东人主要是农民,存于乡村。黎语在偏远山村,处于社会底层,没有影响力,但也无濒危的危险。

2、元明三种语言此消彼长,雷话主导地位初露端倪 在元代《雷阳志》和明代《雷州府志》中,三种语言从名称到地位都发生转变:此时已出现“官语”一词,又称“中州正音”,使用范围在雷州府,是府属外地官员所用的北方方言。它已摆脱“客户”地位,从“汉音”升到“官话”,是雷州权贵语言,名称上也显出语言的霸权。闽南语已有“东语”或“客语”名称。“客语”表明它还未成为“主人”,故有“谬”的恶评,处于被排斥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已从乡村俗语升为三大县城和集镇的“通谈”,后代通用语“雷话”的基干已初步生成。黎语地位下降,被目为猪猡语,仅龟缩在徐闻西乡的语言孤岛上,成为事实上的濒危语言。后来它终于消亡,只有今海南黎族还使用着。徐闻西乡是雷州黎语的最后葬身之地,建议在此为它立碑!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也可印证。该书卷 82:

“州(雷州)杂黎俗,故有官语、客语、黎语。官语,则可对州县官言。客语,则平日相与言也。黎语,虽州人,或不能尽辨。”这是元明时雷州的语言形势。三种语言中,官话仅是面对外来官吏的衙门语言;客话即东语,已是平时通语;黎语已少解人,它已濒危。

元明雷州《言语志》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记载了雷州半岛三种语言的兴替过程:黎族语言已濒于灭绝,最后退出了雷州历史舞台。官话和东语地位上升,其发展空间是黎语萎缩的结果。官话、东语中,值得注意的是东语。它没有官话的霸权:东语指其母语所在——粤之东,福建。“东”来自潮州语,屈大均《广东新语》:“潮阳以钱八十为一佰,曰东钱。”^[7]当时雷州有“潮州会馆”,“东语”自然从粤东潮汕传到雷州。“客”相对于“主”,“客语”指其语言主体的客人身份还未消除,还未成为雷州语言的主人。但它潜力巨大,前途光明。其次,它揭示了雷州语言运动的规律:官话凭借政治权力企图占领语言高地,但未成功。闽南语本是“民语”,这种来自东方的语言没有官方威权和法理正统,仍在雷州“做客”,但已脱离农民语言地位,凭借读书和经商进入城市,成为城镇之“通谈”,即雷州三大县城、集镇和乡村的通用语。它离“雷话”,还有一步之遥。

3、雷话的最后生成 雷话生成的最后一步在清代完成,民国《海康县续志·方言》引万历《雷州府志·言语志》后,加《按语》云:

雷州语三,海康多属东语,而读书则半官语也。又有惠语,多惠州人移居相沿者,然居少数。(陈)景璫又识^[8]。

说明简短却很重要。清康熙《海康县志·语言志》照搬了《雷州府志》,但民国《海康县续志》却补充了新的内容。这里未提到黎话,当是它已消亡。官话也被忽略,雷州历史上的三种语言现在需要补充只有东语,它代表了雷州语言的新面貌,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语言的基本形势变了,现已是“东语”的天下。第二,语言实践中“东语”如何在技术上处理文白异读的问题:读书时用“半官语”。即雷州人在生活中说闽南语,书面语中力图用“正音”(官话),却不准确,故为“半官语”。第三,雷州的新语种:雷州现在有了“惠语”,即惠州客家话。虽是少数,但《海康县续志》编者没有忽略,表现出严谨的学风。第四,具体描述闽南语现状:它对郎罢、爹爹、婶姆、鬼佻等数十条语料进行了描写,表现出“东语”的词汇和读音面貌。如:“郎罢:父称也。县人谓之郎,

或谓之罢。”陈景璫又加《按语》:“郎罢,《正韵》云:‘闽人呼父为郎罢。’县多闽音,盖本诸此。”这表明:这些词汇如“郎罢”一样,雷州方言已基本是“闽音”,从而具体展现闽南语对雷州语言的占领局面。至此,闽南语从元明县乡“通谈”正式成为雷州通用语,雷话已经生成。

4、相邻“琼州语”的生成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语言也不例外。语言的大变化,需要五六百年。《海康县续志·方言志》表明,清末民初闽南语已全面占领雷州,东语已生成为“雷话”。与此同时,闽南语在海南也摇身一变,成为“琼州语”。万历《儋州志》天集《民俗志》“言语”:“华言者寡,近村落略似闽,黎真鳩舌之音。”闽语还没有地位。但民国《海南岛志》:“琼山、文昌、安定、琼东、陵水、万宁、感恩各县语,谓之‘琼州语’,略似闽之漳、泉音。”^{[9]123} 闽南语在雷州变成“雷话”的过程和时间,与它在海南变成“琼州语”几乎相同。

5、农村包围城市的历程 从宋到清的千余年中,闽南语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它先在雷州乡村,然后进入乡镇,然后进入县城,最终进入府治,成为府、县、乡、村通用的“雷话”。在此过程中,它灭绝了黎语,挤压了“官话”——使“中州正音”成为“正话”或“旧时正话”进入乡镇语言孤岛。在语言名称上,它最初是“客”,终摆脱“客语”身份,等到全面占领雷州时,自然成为雷州语言的“主人”,“雷话”既是对它成就的最高褒奖,也是对颁发的通用语的许可证。

四、雷话生成的社会过程

语言是人的非物质名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言,身之文也。”言语是生命的文采,言语植根于人的生命,它显示人的生命本质。唐章孝标《初及第归酬孟元翊见赠》:“每登公宴思来日,渐听乡音认本身。”从乡音可知本身,也表现出语言的生命本体论特点。言语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人的籍贯、文化教养的直观表现。母语的形成伴随人之所以为人的过程,它还是人的社会关系、乡土情感和人的本质的重要载体。古人“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嗟叹,“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誓言,对言语意义作了简洁概括。能改变比祖宗田更重要的祖宗言的力量,只有二种:一是官方权力。历史上的官话,今日的普通话,广东“白话”顽固地固守“省语”地位,广东各县市对“省语”趋之若鹜的情景,都是例子。但历史上雷州人选择闽语,显出权力语言的有

限性。能改变语言的最大力量是族群。在强势语言环境中,个别异质语言成为尴尬的异类。故宋陈与义《点绛唇·紫阳寒食》有“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的自卑。使闽南语成为雷话的力量,是闽南客人成为雷州主人的社会集群力量。

1、目前的研究法 对闽南文化入雷的研究,目前做法多是考证祖籍为闽者。如民国《曹氏族谱》:“(远祖)由闽之建阳,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移居吾邑曹家村。”民国《海康县续志》:“海康鹅感村官民,由闽入雷,自宋末梅岭公始。”雷州东关吴氏先世出自八闽,邓氏来自福州潮阳里,莫氏祖籍莆田武盛里,陈氏祖先为闽人,李氏始祖莆田,宋氏祖先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等。吴川巨族如吴、林、陈、李等,皆由闽入粤^{[10]3-5}。闽人到雷州为官的仅晋江就有:洪富、周良宾、谢徽、苏洸、储擢等任雷州知府,史键、陈鸣熙等任雷州府同知,何芳腾等任雷州推官,黄宗庆任雷州通判,张瑾、陈仕行等任雷州司理,柯益任雷州府学教授等^[11]。

这种考证不无益处,但解释语言革命却无力。它忽视了两点:一是语言革命的基础。一滴淡水掉进大海仍是海水,分散的移民进入雷州,无异于滴水入海。梁《殷芸小说》卷三载,越南林邑曾有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留下的汉兵十余家,他们自相婚姻,形成二百户的马流人,言语饮食仍存华风,但仅成语言孤岛而已。清陆次云《峒溪纤志》卷上载唐宰相李德的子孙在海南被獠人同化。能反客为主地革除土著语言的力量,是大规模覆盖性的大移民。二是语言革命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闽粤地理相连,同属不开化的蛮夷之地。闽粤唐代都是出宦官的落后地区,《新唐书·宦者传》:“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藪’。”闽地著名宦官有杨复光、吐突承璀,粤地著名宦官有高力士、仇士良。二者相比,粤宦更为知名,但却无“宦官摇篮”之称,闽地落后可知。《新唐书·常袞传》:“始,闽人未知学,袞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飧与焉,由是俗一变。”漳州开化,自唐泉潮守戎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开漳始。明《漳州府志》:“迁《史》称:江南火耕而水耨,饭稻羹鱼,无积聚而多贫,今漳俗良然。岂吴越毆闽,风壤同耶?汉唐时,漳州属广东南海郡揭阳县,明《诏安县志》还有‘潮漳巡简[检]司’,两地行政曾经为一。唐代漳州5800户,雷州4300户,这种情况下漳州入雷难成气候。相反,在今福州至广东潮州一带,地广人稀,大批瑶畬少数民族

族从岭南粤东涌入闽南。苏轼《江瑶柱传》载,江瑶柱祖先粤人,因避乱“徙家闽越”。《皇清职贡图》卷三:“福州府属罗源等县畬民,即粤之瑶人。”福建古田畬人之祖也是粤人。任何浮泛之论都隔靴搔痒。

2、闽人入粤之路 闽粤地理相连,所谓东望八闽,南望五岭。八闽下四州福、泉、漳、化,近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地势雄壮,以闽为最。全闽七郡一州,山水自成体系。闽粤之间,漳州控其咽喉。清蓝鼎元《漳州府图说》:“漳于闽地为极南,负山临海,介闽广之冲,控引番禺襟喉。”^[12] 闽语在粤有二:一是潮汕,二是雷州。闽潮山水相连,闽人入潮如邻居搬家。从漳泉入潮路有三:一是由漳州兴化过漳浦、诏安,经分水关;二是从上杭经三河、大埔的水路。三是海路,从南澳经烽火门,入潮极为方便。明王士性说:“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故曰潮隶闽为是。”^[13] 其实漳潮原来同一行政区,故潮州本为闽语区。雷州则不同,陆路三千里,中有广州阻隔,海路艰难于潮州十倍,需要“跨越式”发展。闽南的入雷之路比入潮艰难,必然影响到闽人入雷行动方式和人口数量。

3、闽人入雷契机 闽人入雷的契机有二:一是闽南人口压力太大,不得不外出谋生,二是雷州的空地效应。历史上,广东高、雷、廉、琼诸府滨海,海盗陆贼横行,战争频仍,人口严重消耗,为大移民提供了机会。相反,宋代福建漳、泉经济发展,贸易发达。苏辙《林积知福州》说:“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然以地狭,故民多不足,俗巧,故使或不称。”闽茶天下闻名,北苑龙团、武夷石乳,更是天下极品。苏辙《和子瞻煎茶》:“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漳泉人多地少,遂向台湾、琼州和东南亚拓展,形成宋欧阳修《有美堂记》说的“闽商海贾,风帆浪舶”的海洋贸易局面。雷州是往琼跳板,闽人入雷只是闽人移民性大发展的组成部分。

4、闽人入雷的三个时期

(1)五代时期。此时雷州一带多次发生了屠杀黎族的战争,跪在雷祖庙前的黎族五大领袖,就是历史的铁证。战后,雷州荒无人烟。五代末年,闽人大量入雷,开垦黎族区的无主荒地。苏轼兄弟都是见证人。苏轼《伏波将军庙碑》:“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雷州)。今衣冠礼乐,盖斑斑然矣。”到雷州避乱者多是闽人。宋绍圣四年(1097)苏

辙到雷州时,农村多闽人的局面已形成。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14]汉合浦五县总数15 400户,县均3 100户,唐雷州4 300户,700年增长700户,年均增1户。苏辙时雷州已达13 000户,二百年增长3倍,这只能是移民性增长的结果。北宋雷州所增人口当是五代入雷的闽人,他们先在农村耕田,为以后闽人入雷作历史铺垫。

(2)宋元时期。南宋末年,王朝退入福建,最后灭于广东,为闽人留雷提供了机遇。《宋史》之《瀛国公本纪》和《二王本纪》载,宋度宗死后,瀛国公即位,是为端宗。端宗死后,度宗庶子建国公赵昰即位福州,改元景炎,天下兵马进入福建,福建人年15以上参军勤王。随着元兵追击,兵马退入广东。据《填海录》,时雷州失守。张世杰遣兵攻雷州作临都,不克。皇帝赵昰只得驻雷州之硃洲岛(在今湛江市东南40公里),再派兵取雷州,不克,赵昰死于硃洲岛。卫王赵昺即位于此,改元祥兴,升硃洲岛为翔龙县;派遣张应科、王用取雷州,又不克。南宋灭于新会县崖山,陆秀夫负皇帝赵昺投海,臣民赴海死者十余万。宋末二帝在雷州时,雷、琼、全、永震动,人民文才喻、周隆、张虎、罗飞等起兵勤王,队伍多者数万,加入保卫宋朝战争,最后被元将阿里海牙在雷州平定,并在雷州设立宣慰司,民族战争和人民起义使雷地人口大量消耗。在这过程中,宋王朝把福建漳泉兵民带到广东。战后,包括陈文龙子孙在内的大量闽人定居雷州,仍不足弥补人口空白,政府在雷州置立屯田所,招募民户和士卒垦荒,安置了1 500余户,其中多为闽人。政府和非政府的移民加速了闽人入雷,海南和海北闽方言的地位,大多得益于这次历史性的移民。

(3)明代。宋亡后,元设雷州路外,还置雷州安抚司,后改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再改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驻地雷州,对雷州“关怀”不可谓不重。但文化落后使统治力减弱,雷州战乱频生。元代雷州黎族爆发起义,朝廷调海南万安军达鲁花赤到雷州平黎,因屠杀黎族有功(也使黎语濒危),他升迁为雷州路总管。明代统治者对人民剥削压迫加重,明顾梦圭《珠池叹》:“每探(珠),费舟筏兵夫以万计,强悍之民因缘为盗,今雷廉凋敝已极,采取不止,将有他虞。”^[15]雷廉凋敝,民怨火山待发,战乱难免。雷州战乱有三:一是人民造反。明于谦《忠肃集》卷九《兵部为流贼劫掠等事》:“本官巡抚广东地方,其雷、廉等处,即报有瑶贼出没,杀虏人民,焚烧衙门。”二是

周边战乱波及雷州。有明一代,两广之雷、廉、高、肇、浔、梧、荔浦、府江、田州等地战乱时发,人民横被剽掠。三是盗匪不休。1950年前徐闻腹地方圆百里仍是浓密的原始热带雨林,是贼出没的理想场所。时人有“十年不剿则民无地,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之谚。《宋史》卷28“海贼陈感犯雷州”,何乔远辑《名山藏》卷29,明隆庆六年(1572)二月:“倭分犯广东化州石城县,攻破锦囊所,杀一千户,攻陷神电卫城。一时吴川、阳江,高州、海丰等县并遭焚劫……倭犯新宁、高、雷等处。”战乱带来巨大灾难,明湛若水说:“广右徭贼流劫,尽雷、廉、高、肇以东之境,破城杀吏,戮掠人。香山、顺德庶顽胥兴效尤,黄贼胥响应,胥劫杀无宁日。”^[16]战争不休,杀戮不息,人民尸横遍野,而高雷等州破坏尤烈。明丘濬《丘文庄公集》卷七《毛宗吉传》:“雷廉高三郡,人民为贼所杀戮,十七八。”十死七八还是轻的,更有百不存一者,以致“高、雷、廉三府,时民遭贼躏,数百里无人烟”^[17]。此外,自然灾害也严重损耗人口。万历24年(1596)雷州经年不雨,饥荒瘟疫并至,雷城内外尸骸遍地:“时岁大饥,疫病横发,经年不雨,死伤不可言,予如坐尸陀林中。”^[18]不仅明代,清代亦然。明末清初战争频仍,瘟疫与猛兽并行。宣统《徐闻县志》卷一:“顺治十年(1653),徐大饥病,虎伤人民,死者殆尽……大饥瘡发,阖室而死,百仅存一二焉。”雷州每年死于虎口的达300余人,徐闻华丰岭因华南虎猖獗,有“徐闻景阳岗”之称。因“高雷廉琼地僻民稀”,广东布政使罗荣等上奏朝廷,请求募民开垦高肇雷廉荒地。雷州的空巢效应,为闽人进入提供契机。政府给予耕牛和种子招募开垦,响应号召名正言顺,大规模移民就这样发生。

5、社会运动改变雷州语言格局 战乱改变了雷州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语言格局。雷州三大语言中,黎族因不断的民族反抗和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消失,黎话自然不存。余下两大语言中,官话情况复杂。明代雷州75位外籍官员中,福建18人,占四之一弱。其中雷州知府27人,福建7人。他们是:庄敏、洪富,晋江人;赵浑,漳州人;林恕,长乐人;罗一鸾,闽县人;林民止、林廷陞,莆田人,福建也近四之一。官员来自四面八方,而南方人多于北方,因而官话并非纯粹“中州正音”,杂乱的北方方言从内部削弱了官话的地位。官员中四之一的说闽语,客观上附和了民间正在壮大的“东语”势力。东语却蒸蒸日上:一是数量上,大量闽语者继续涌入雷州,巩固和扩展了东语的势力。二是质量上,大量闽语者进

入城镇,垄断了城市的话语权,加上原来已占领的乡村,形成了东语一枝独秀的局面。上述因素的综合

作用使东语反客为主,主宰了雷州的语言,雷话最后得以生成。

参考文献:

- [1] 蔡叶青. 海康方言志[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 [2] 傅恒. 皇清职贡图:卷 4[M]. 扬州:广陵书社,2008.
- [3] . 明·万历雷州府志:卷 5[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 [4] 李昉. 太平御览:卷 785[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5] 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第 597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6] . 永乐方志辑佚:第 4 册[M]. 马蓉,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7] 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 11[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8] . 海康县续志:卷 2[M]. 雷州:雷阳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1938).
- [9] . 海南岛志[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 [10] . 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 [11] . 道光晋江县志[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 [12] 蓝鼎元. 鹿洲初集:卷 12[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3] 王士性. 广志绎:卷 4[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4] 苏辙. 栞城集后集:卷 5[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5] 何乔远. 皇明文徵:卷 14[M]//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 328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
- [16] 湛若水. 泉翁大全集:卷 66[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7] 张廷玉. 明史·毛吉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8] 憨山老人. 梦游集:卷 54[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Leizhou Dialect and its Historical Process of Generating

ZHANG Yingbin

(Humanities School,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4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to Qing's Leizhou "language blog" series can be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rise and fall of Leizhou's three languages. Song and Li in Mandarin language, the East—third of the world language, Yuan and Ming has become endangered languages. Mandarin Song is called "Han sound", Yuan and Ming have the "Mandarin" is, its influence reached its peak. Lei Song, then unknown, but the climate in the country has become; called the Yuan and Ming East language, in a "guest" period, but from the countryside into the cities and towns, influence increased. The demise of the mid—Qing Li language, Mandarin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language and gradually monopolized the East Leizhou urban and rural, to become masters, Ray would eventually generate. With mine, then the process generated large—scale entry Leizhou is Fujian, social change and language evolution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 Leizhou language, then the last generation to promote mine.

Key words: Leizhou dialect; Li dialect; East dialect; Mandarin; Zhongzhou dialect; Leizhou dialect generation; language evolution